

STUDY ON TERMS OF
CHINESE DRUGS
RECORDED IN MEDICAL
BOOK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AND SILK

書帛簡牘 藥名の研究

張顯成 著

簡帛藥名研究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內 容 簡 介

出土文獻真實性強，具有十分重大的研究價值而極其寶貴，但其研究難度卻很大。本書對出土簡帛醫藥文獻中的極其複雜的中藥名稱進行了盡可能的窮盡性研究，共得藥名 717 個，凡 1236 見，表示 420 味藥物，其中見於傳世典籍的藥名（本書稱“已知名”）324 個，不見於傳世典籍的藥名（本書稱“異名”）393 個。在論述了簡帛藥名的概貌之後，便分“已知名研究”和“異名研究”兩部分進行論述，後者是研究的難點，也是本書的重點。在綜合運用傳統本草學和現代藥物學的分類方法，使簡帛藥名分別部居，不相雜廁的基礎上，本書運用文字、音韻、訓詁理論和現代語言學理論，以及中醫藥學理論，對異名進行了盡可能的逐一考論，其考名辨物，追根溯源，不乏精彩之處，解決了不少簡帛藥名釋讀的疑難問題。本書是研究簡帛藥名的集大成著作，無論是對於漢語詞彙史的研究（特別是名物語源的研究），還是對於本草史和單味藥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序

劉又辛

張顯成博士的《簡帛藥名研究》一書就要出版了，讀完書稿，有幾點想法，打算寫出來向關心這類課題的朋友們推薦這部著作。

中醫中藥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組成部分，歷時數千年而不衰，這無疑是對人類文化的巨大貢獻。中醫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典籍，近幾十年又在漢墓中發掘出不少有關醫學的簡書帛書，更加豐富了這方面的文獻資料。無論從醫學史的角度看，還是從語言文字史的角度看，這些資料都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可是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卻為數不多，因為研究這類課題，不但要具備較豐富的醫學知識，還要有造詣很深的語言文字學功力，纔能勝任。

研究醫籍，有幾個難點：一是中藥分類的科學化問題，二是古代病名同現代醫學中的病名的比較問題，三是中醫理論同現代西醫理論的比較互補問題。而研究簡帛醫籍，還有語言文字方面的難題，例如：其中的假借字、異體字特別多，不打破“文字障”，就不易

讀懂；其中的藥名的異名很多，考證不易，等等。這裏，只就跟本書有關的一些問題說一說。

簡帛醫籍中的假借字、異體字很多，需加考證。例如，《五十二病方》中的藥名，以“弱”爲“溺”（小便），以“叔”爲“菽”，以“慶良”爲“蜣螂”，以“巫夷”爲“蕪荑”，以“黎盧”、“犁盧”爲“藜蘆”，以“扁輻”爲“蝙蝠”，以“𧈧”爲“薑”，以“陵枝”爲“菱芰”，以“亭曆”爲“葶藶”，以“朱輿”爲“茱萸”等，不勝枚舉。藥名以外的假借字更多不勝數。商周文字的主要特點是以假借字爲漢字字庫中的主要成分，戰國文字基本上保持了這個特點，《五十二病方》中多用假借字的現象，正同這一時期使用文字的情況相同。這些假借字，到了漢代，大部分都變成“本字”，如“弱”加水形成爲“溺”，“叔”加草形成爲“菽”等。這類假借字的考證並不困難。

有些假借字同異體字糾纏在一起，往往需要詳加考辨，纔能識斷。例如，本書第四章第一節考證的“謁干”當是“射干”，爲什麼“射”竟寫成“謁”呢？作者認爲，“謁”當是“謝”字的簡略俗字，“謝”又是“射”的假借。這個考證是對的。古代藥名大都來自民間，藥名的命名多含有命名之意，“射干”大概因它的形狀似箭而得名，湖南草藥醫生名“射干”爲“開喉箭”，因爲它可以治喉疾，又因形狀似箭而得名。至於“謝”借爲“射”，則是戰國文字假借字的另一特點。“謝”字从言、射聲，是個形聲字，“謝”又假借爲“射”，實在令人不解，假借字本是“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既已有了表示射箭的“射”，爲什麼又要借“謝”字來表射義呢？原來這是六國文字的通病之一，那個時期的帛書，這類字可以舉出很多。作者對這個字的考證可以說確鑿無疑。根據這條考證，可以把“射干”這味藥的發現和使用提到戰國時代，過去根據古代典籍，“射干”的用例最早見於東漢張仲

景《金匱要略》中的“射干麻黃湯”，現在用例提前了三百多年（《神農本草經》已有“射干”，但此書時代未定，不足為證）。考證這類字，沒有深厚的文字學功力就很難做到。

簡帛醫籍中多用假借字的現象並沒有因為時代的變遷而改變，這又是古代醫籍的特殊情況。從漢字發展史的角度看，到了漢代，假借字大量改造成形聲字（本字），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形聲字達到80%以上。但是甘肅出土的《武威漢代醫簡》，是從東漢墓中發掘的，其中的假借字竟同《五十二病方》中的用字差不多，如“防風”作“方風”、“芍藥”作“弓窮”、“芍藥”作“勺藥”等。這種用字現象可能與醫家這個行業有關，古代醫學世代相傳，弟子嚴循師法，不肯輕加改動，因而形成了這種特有的行業用字習慣。

中藥的異名問題是中醫行業中另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同物異名、同名異物的現象非常嚴重，經過歷代醫學家的考訂，現在大部分中藥藥名都得到確認，並且能用現代動植物分類學的名稱加以規定，這是一個進步。但是還有一些中藥沒有做到，對於古代藥名異名的整理、辨析，更做得不夠。顯成同志在這方面也做出了很大努力。

最後，我打算從詞彙發展史的角度談談藥名詞語的演變問題。

漢語是以單音節為基礎的語言。上古漢語中的單音節詞較多，大約到春秋戰國時期纔大量產生了雙音節的複合詞，但在單音節詞的基礎上，又是怎樣由詞組濃縮為複合詞的呢？這在古代典籍中很難找到恰當的例證，但在藥名中卻有不少實例，例如：

《五十二病方》中有“久弱中泥”一藥，“弱”即“溺”字，此藥也即《本草綱目》中的“人中白”，為小便盆中的沉澱物，《新修本草》名為“溺白涎”。“久弱中泥”是個較複雜的詞組，後來簡縮為“溺白涎”。

又概括爲“人中白”。從詞組演變爲複合詞的軌迹了如指掌。

《五十二病方》中的“少嬰兒弱”一藥，即本草中的“童便”。

本書第五章第一節考證的《五十二病方》中的“食衣白魚”變爲“白魚”，也是這類變化。

根據這些例證，可以勾畫出漢語詞彙由詞組演化爲複合詞的發展道路。現代漢語中有些複合詞的形成也仍然按照這個規律演變，記得抗戰期間我到昆明時，當地人都把“馬車”叫“馬拉車”，後來馬車越來越多，“馬車”這個詞纔代替了“馬拉車”這個詞組。

從語言文字的角度看待簡帛醫籍中的藥名，我就說這幾點。

我從二十多歲起就開始學習語言文字學，以後又曾對中醫着了迷。近年來在語言文字方面用力較專，但對中醫學卻仍未能忘情。可惜年過八旬，精力不及早年，無力兼顧。顯成同志在語言與醫學兩個領域都有較高的修養，與我所好相同，得爲忘年交；現在讀到這部專著，感到異常欣喜，因而寫了上面的一些看法，權作序言。

1996年11月

於重慶北碚西南師大

序

鄭孝昌

著書立說，以識為先。若非識之高卓精審，無以中要。清儒袁枚說：“作史者，才、學、識缺一不可；而識為尤。其道如射然，弓弩學也，運弓矢者才也，有以領之使至乎當之鵠，而不病於旁穿側出者識也。作者有識，則不徇人，不矜己，不受古欺，不為習囿。”《簡帛藥名研究》是顯成同志遠見卓識的反映。所選課題，有深度，有廣度，有難度，有研究價值。人不敢選，顯成同志選之；人不願為，顯成同志為之。此誠如九方皋之相馬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識者也。顯成同志洞察到，處在改革開放盛世的今天，學術發展的總趨勢：一是在向縱深挺進，一門學科，越分越細，越挖越深；二是向橫向聯係，一門學科，無法解決的問題，還得借助其他學科的配合。祖國語言和醫藥的關係是陰陽互根，形神相依的關係，無陰則陽無以生，無形則神無以存。本世紀 70 年代出土的簡帛文獻記載着極為豐富的

藥名，要徹底研究每味藥名的嬗變，必得先識其字，次明其音，再次解其義，纔不致砒玉莫辨，朱紫相傾。清代學者顧景星撰《李時珍傳》，曾援引其遺表原文，其略曰：“時珍伏念本草一書，關係頗重，夷考其間，瑕疵不少：有當析而混者，葳蕤、女萎二物，併入一條；有當併而析者，南星、虎掌一物，分爲兩種。生薑、薯蕷，菜也，而列草部；檳榔、龍眼，果也，而列木部。……黑豆、赤菽，大小同條；硝石、芒硝，水火混注。蘭花爲蘭草，卷丹爲百合，寇氏《衍義》之外謬；黃精即鉤吻，旋花即山薑，陶氏《別錄》之差訛。酸漿、苦膽，草、菜重出，掌氏之不審；天花、栝樓，兩處圓形，蘇氏之欠明。……似茲之類，不可枚舉。”療病得先知草石之寒溫，氣味之苦辛，若名實紕繆，真偽混淆，必致微疴成膏肓之變，滯固絕振起之望，其殺人尤甚於挺刃。文字是語言的記錄，語言有古今之殊，南北之別，雅俗之差。同一藥物而歷代之稱謂各異，則生於今日者必不識簡帛之藥名。如欲知簡帛之藥名，必須以今名通古名，以雅名釋方名，以常用名解生僻名。這種高難度的考釋工作，更歷代語言大師或醫藥大師轉相講授而仍留疑義。今顯成同志以大無畏的精神窮其變化，觀其會通，使立方者不致妄書，治病者可愈頑疾。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中西文化的頻繁交流，祖國傳統的醫藥學，必將象清泉一樣，持續而深沈地流向世界各地，以適應和滿足世界人民醫療保健的需求。著者就是站在這個高度來整理研究簡帛藥名的。其大庇蒼生，廣濟黎庶，又豈規規校釋文字之異同，排比門類分合而已哉！

考釋之著，亦有恃才力或能力，諸如思維能力，想象能力，分析能力，綜合能力，判斷能力，表達能力等等。立意需要見識，謀篇需要才能。有識而辭從之以生，有才而識緣之以顯。二者相依，不可或離。而才力和能力，從來就是參差不齊的。同著一部書，各自領

其要；同屬一題文，各自擅其妙。這一要一妙之差，說明個人才力大小高下之別。魏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明確指出：“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東晉藥物學家葛洪在所著《抱朴子·辭義》一文中亦持此論：“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定味。夫樟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簡帛藥名研究》之所以能“成機巧”、“收膏腴”，是經過作者匠心獨運，然後熔裁入書的。故精華既集，則糟粕自除；臭腐能蠲，而神奇益顯。全書正文分五章，二十二節，每節下又分若干類、部。如裘挈領，若網在綱。中藥分類方法，日趨細密：或按藥物功效分類，或按藥用部分分類，或按植物自然系統分類，或按藥物名稱首字筆畫筆順分類，或按中藥炮制方法分類，或按中藥藥劑劑型分類，或按中藥藥理作用分類，或按中藥化學成份分類，或按動物中藥分類，或按礦物中藥分類，等等。簡帛藥名的研究，當屬本草史的範疇。本書將簡帛文獻中存在於《馬王堆醫書》、《武威醫簡》、《阜陽漢簡》、《居延漢簡》、《敦煌漢簡》中記載的藥名，按已知名和異名（即不見於傳世典籍者）分爲兩大類；然後又分爲礦物類、植物類、動物類、器物類四大類；再參考古本草，分爲水部、土部、金石部、草部、穀部、菜部、果部、木部、蟲部、魚鱗部、介部、禽部、獸部、人部共十四部，使紛繁複雜的藥名，分別部居，不相雜廁。《簡帛藥名研究》的分類方法，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和辯正唯物主義的原則的。他既兼顧了傳統本草史的分類習慣，又溶進了現代藥物學的分類色彩。在謀篇布局上，充分顯示了作者的才華。其間孰爲主，孰爲賓；孰當詳，孰當略；孰宜重，孰宜輕；孰該先，孰該後，各得其當。故能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而一致。在語言形式上，能以至簡至潔之

文，考至精至確之實，無佞屈鋒牙之語，蕪穢冗沓之辭。從而使古今相符，名實不爽，稽其性味有徵，驗之臨床不忒。

《簡帛藥名研究》是顯成同志繼 1995 年所撰博士論文《先秦兩漢醫籍用語研究》之后，又結出的三十多萬字的碩果。這不能不令我嘆服其治學之嚴，著述之勤，儲才之富。夫儲才之法，只能蓄之於平日，而不能取巧於臨時。若平日束書不觀，腹無點墨，一旦操觚，非鈔襲陳編，即罅漏百出。譬之探珠於淵，而淵本無珠，搜玉於山，而山本無玉，雖竭淵夷山，也是徒勞無益的。作者好學深思，其功力的閎通尤見於本書第三、四、五章，對不見於傳世醫藥典籍的 393 個簡帛中藥異名，逐味詳勘，逐條精審，既從文字、音韻、訓詁考其所指，又從藥物四氣五味、升降浮沈以證其所歸。如第四章第三節“菜部”對《養生方》“治中”方“汾困”的考釋，得出“汾困”與“芬菌”通，即今之“香薷”。又如第四章第五節“木部”對《五十二病方》治“嬰兒病間（痢）方”中“雷尾”的考釋，得出“雷尾”即“雷矢”，亦今之“雷丸”。類似這樣精辟的考釋，全書甚多，不勝枚舉。自是而隱者顯，晦者明，源流貫通，疑似畢徹矣。

古醫籍浩如烟海，1991 年中醫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收書竟達一萬二千二百四十種，現正編纂的《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的字數限額，與《中華大典·文學典》的字數限額相同，都各為五千萬字，是二十多個典中，字數限額最多的兩個典。《醫藥衛生典》包含着中國人民同疾病作鬥爭的豐富經驗和理論知識，而這些寶貴的經驗和理論都是全用古代漢語記錄並流傳至今的，我們必需努力繼承他，用現代科學理論和方法來整理研究他，並進一步提高發揚他，使之成為現代醫學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跨世紀的高質量、高品格的醫藥學專著。《簡帛藥名研究》

的主要特點是：貴專精而汰駁雜，貴開創而棄陳言，貴實用而不空談。確屬一部有學術性、有開創性、有實用性的中藥學力作。當然，《簡帛藥名研究》也不是不可增一字損一詞的十全十美的不刊之著，對不見於傳世典籍的三百多個藥物異名的考釋，是還可以繼續深化它、研究它，並進一步完善它的。

人們的認識往往是沿着否定之否定路線前進的，變則新，不變則朽；變則活，不變則死。“滿眼生機轉化鈎，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我年逾古稀，學問無成。顯成同志年不及余而學識過余，古醫藥文獻中之蹉謬訛脫，待治於顯成同志，正無窮也。

1996年9月26日

於成都中醫藥大學

目 錄

序	劉又辛(1)
序	鄭孝昌(5)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材料	(2)
第二節 藥名概貌	(6)
第二章 已知名研究	(12)
第一節 概論	(12)
第二節 礦物類	(14)
第三節 植物類	(17)
第四節 動物類	(27)
第五節 器物類	(34)
第三章 異名研究(上)	(36)
第一節 概論	(36)

第二節 礦物類・水部	(73)
第三節 礦物類・土部	(74)
第四節 礦物類・金石部	(78)
第四章 異名研究(中)	(94)
第一節 植物類・草部	(94)
第二節 植物類・穀部	(192)
第三節 植物類・菜部	(214)
第四節 植物類・果部	(230)
第五節 植物類・木部	(234)
第五章 異名研究(下)	(269)
第一節 動物類・蟲部	(269)
第二節 動物類・魚鱗部	(296)
第三節 動物類・介部	(301)
第四節 動物類・禽部	(311)
第五節 動物類・獸部	(317)
第六節 動物類・人部	(338)
附錄一 簡帛藥物總表	(350)
礦物類	(351)
植物類	(353)
動物類	(361)
器物類	(366)
未詳藥	(366)

附錄二 簡帛方劑、本草文獻	(368)
五十二病方	(370)
卻穀食氣	(407)
養生方	(408)
雜療方	(424)
胎產書	(428)
雜禁方	(430)
武威漢代醫簡	(431)
萬物	(439)
居延醫簡	(445)
敦煌醫簡	(446)
附錄三 簡帛藥名索引	(448)
附錄四 主要參考文獻	(467)
跋	李學勤(473)
後記	(476)

第一章 緒 論

本世紀發掘出了大量的簡牘帛書文獻(本書以下按習慣常稱之為“簡帛文獻”或“簡帛”),其間尤以本世紀 70 年代和 90 年代出土的簡帛最為豐富和完整,大大地震蕩着學術界。

在出土的簡帛文獻中,有很多方劑、本草類佚醫書,它們都集中在漢代簡帛文獻中。這些方劑、本草類佚醫書中的中藥名稱,既豐富多彩,又極其複雜,這無論是對於醫學,還是對於語言學,都有着巨大的學術價值;弄清楚這些中藥名的整個全貌和每一個陌生的面孔,無論是對於醫學還是對於語言學,都同樣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所以,本書選定簡帛藥名作為研究對象。

下面,對本書的研究材料和簡帛藥名概貌分別予以簡要介紹。

第一節 研究材料

凡迄今為止已公佈的簡帛方劑、本草類文獻，都是本書的研究材料。也就是說，本書擬對簡帛中的藥名，進行窮盡性的整理研究。

簡帛方劑、本草類文獻主要存在於“馬王堆醫書”、“武威醫簡”、“阜陽漢簡”、“居延漢簡”和“敦煌漢簡”中，其中以“馬王堆醫書”中的方劑文獻內容最多，其次是“武威醫簡”。下面分別予以介紹。

【馬王堆醫書】：

1973年底，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了大量簡牘帛書（下葬時間為文帝12年，即公元前168年），其中包括十五種古佚醫書，它們被整理小組編為《馬王堆漢墓帛書（肆）》，由文物出版社於1985年出版。在這十五種佚醫書中，方劑類文獻有以下六種：

《五十二病方》：字體近篆，其鈔寫年代當在秦漢間。這是我國現已發現的最古醫方著作。本書與馬王堆出土的與之同卷的其它古醫書一樣，均無針法出現，《黃帝內經》中不但有針法，而且詳述有形制、用途不同的九種醫針，故馬繼興、李學勤二先生說：“（其）產生年代早於《黃帝內經》。”^①這一推斷是正確的。如果以《黃帝內

① 馬繼興、李學勤《我國現已發現的最古醫方——帛書〈五十二病方〉》，《文物》1975年9期。另參：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出版說明》。

經》的主體成書於戰國時期來推定，那麼該書的成書年代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戰國之際甚至更早。

《養生方》和《雜療方》：二書的字體程度不同地接近於雲夢睡虎地秦簡，其鈔寫年代當在漢前或漢初。二書講養生方術，時難房中、咒禁內容，也屬方劑書。二書亦不見針法，其行文風格和用語與《五十二病方》基本上沒有什麼區別，故此二種的成書年代應該與《五十二病方》大致相同。

《胎產書》和《雜禁方》：二書字體也接近雲夢睡虎地秦簡，其鈔寫年代也當在漢前或漢初。《胎產書》論有關胎產的禁忌，內含方劑。《雜禁方》為咒禁方術書，內含方劑。馬王堆漢墓帛書的墓葬時間是公元前168年，故按照常理推斷，二書也應該在漢前就已成書。

《卻穀食氣》：字體在篆隸間，其鈔寫年代當在秦漢間。是目前見到的最早的氣功文獻。該書也應在漢前即已成書。^①

以上六種均是整理小組為之命名的。

本書所據原始材料：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武威醫簡】：

這是1972年11月在甘肅武威的漢墓中出土的醫簡，屬方劑書。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把它編輯為《武威漢代醫簡》一書，於197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我們按通常的稱呼簡稱為《武威醫簡》。該佚書的墓葬年代為東漢早期，其成書年代暫不可考，但由其墓葬時間來推斷，該書在東漢前就已成書是沒有問題的。^②此書

① 該書雖不算嚴格的方劑類文獻，但內中有藥名，故屬本書的研究材料。

② 參：《武威漢代醫簡》所附《武威漢代醫簡的發現與清理》和《武威漢代醫藥簡牘在醫學史上的重要意義》二文。